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往事重温

苑茵 著
叶念伦 整理

——叶君健和苑茵的人生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重温——叶君健和苑茵的人生曲/苑茵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617-5644-7

Ⅰ.**往…** Ⅱ.**苑…** Ⅲ.①**叶君健**(1914～1999)—**生平事迹** ②**苑茵**—**生平事迹** Ⅳ.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7564 **号**

往事重温——叶君健和苑茵的人生曲

著　　者　苑　茵
项目编辑　周　洁
文字编辑　周　洁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4
插　　图　4
字　　数　331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644-7/I·393
定　　价　29.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苑茵简介

苑茵，1919 年生，辽宁本溪市人，满族。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毕业后曾任重庆中央信托局职员，重庆市妇女辅导院业务科主任。解放后任天津人民银行业务科副主任，中国音乐学院教员。

青年时代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民族先锋队，为地下党做过工作。

曾写有散文，长篇自传体小说《冬草》、《孤村的梦》、《二度童年》，以及翻译《绒布小龟》。即将出版《往事重温》长篇回忆录，以及《新爱的教育》。

现为作家协会会员以及北京市文史馆会员。



叶君健简介

叶君健(生于1914年12月7日,卒于1999年1月5日),作家,文学翻译家。湖北黄安(今红安)人。笔名马耳。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1938年在武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做国际宣传工作。同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主编该会英文刊物《中国作家》。后在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任教。1944年应聘赴英国宣讲中国抗战情况。后在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欧洲文学,1949年回国。历任辅仁大学教授,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编译处处长,《中国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四届理事,第四届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民盟中央常委。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译有《安徒生童话全集》。著有《叶君健童话故事集》;长篇小说"土地三部曲":《火花》、《自由》、《曙光》,"寂静的群山三部曲":《山村》、《旷野》、《远程》;散文集《两京散记》。

苑茵这个人（代序）

舒　乙

苑茵是个美丽的人，年轻时美，年老时依旧美。

她今年已经八十有七。她过去写过长篇小说，写过散文，老了老了，又写了一本，是她的自传。她心平如镜，缓缓道来，那些沟沟坎坎和灾难困苦全都消去了棱角，化作了一道活泼的小溪，跳跳跃跃，一泻千里，没有了惊险，没有了凄楚，成了处乱不惊的人生记忆，倒是生出许多平凡而实在的寓意来，美丽如画，像她的人一样好看。

这本书所以好看，有几个原因。

苑茵认识和熟知许多当代大文人，马宗融、老舍、巴金、靳以、胡风……对他们的记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有史料价值的，而且有趣。譬如，光是老舍先生和叶君健先生之间的故事，就有好几件，都带有强烈的传奇性。

苑茵是叶君健的夫人。抗战中，她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念书时，经马宗融介绍，嫁给了年轻的教授叶君健，从此，风风雨雨五十七年，派生出许多好听的故事。首先，叶君健先生本人就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他会五六种语言，抗战后期到了英国，做了许多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值得称道的大事，至今被国际友人念念不忘。他主编过著名的英法文杂志《中国文学》。他翻译过安徒生全集，又是贡献极巨的一桩大事，得过丹麦女王授给他的勋章。今年恰是安徒生诞辰二百周年，全世界都在隆重纪念安徒生，中国亦不例



外。一时间竟然出现了四十多种叶君健译本的盗版本。叶先生高高大大，长得一表人才，在外国时常有美女相随，一时谣言四起，搞得苑茵怨气重重。叶先生非常爱国，祖国解放后，全须全尾地回来了，夫妻又团圆了。待到八十年代，叶先生带着苑茵出国访问时，朋友们见了苑茵，不觉对叶先生惊呼："你的太太原来这么漂亮呀！"大家又是亲吻，又是笑得一团。类似这样的趣事是天生的好故事题材。总之，叶君健和苑茵两人结合本身就印衬着时代的跌荡起伏的背景，自然会生出许多人生固有的情趣吧。

苑茵经历丰富且不说，又长寿，而且活到八十七岁还能写文章，回顾一生，这就难能可贵了，因为，能把这几样凑在一起已属于凤毛麟角的稀罕事了。苑茵有在旧社会的生活经历，有解放后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亲身感受，还经受了"文革"的磨难，几次被抄家，自己在街上扫过街，掏过茅房，挨过打，吃过许多苦，后来又欣逢改革开放的好日子。这些，如实地记下来，不光是一个中国现代妇女个人身世的记录，还是一个时代的脚印，里面包含着许多对别人也有教益的启示。一句话，虽是个案，却有共同的参考价值。譬如说，叶君健先生晚年身患重病，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而且已是晚期，癌细胞已转移到肺部。大夫说寿命只能维持三个月。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在大夫、苑茵和病人三方的努力配合之下，采用药物加食疗加护理三管齐下的办法，居然把癌细胞战胜了，肺部的癌细胞完全消失。叶先生不仅活过了三个月，而且整整多活了六年，还创作了不少作品，最后不慎在医院里由病床上翻身跌下，腰部骨折，之后不久才离开了人世。在这个期间，苑茵天天做各种极富营养的食物，送到医院，让叶先生补身子，鼓励叶先生精神上要乐观，总之，苑茵有一大套自己摸索出来的独特治病和康复的理论，一边实践一边改进，真像重大的发明一样，获得了很惊人的成功。叶先生在临终前曾对孩子们说："在你们妈妈身上有人间最伟大的爱！"最后，叶先生安眠在苑茵的怀抱中，像一对永不分离的恋



人，也像婴儿睡在妈妈的摇篮里。这样的故事真是既感人又有普遍的教育作用。

一个人的道德品行，不在乎他说什么，而在于他做什么和怎么做。一个人的道德品行更是在大风大浪中和磨难中才得以形成和展露。也正因此，念苑茵的书，便会又一次相信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假的。

所以，我说，苑茵这个人，人很美，心也美，写文章情真意深，所说的故事本质上也很美。她的书，宛如一池绿水，表面平静，却深不及底，随便舀几瓢上来，都能对当今那些苟苟萦萦的社会现象有一种凉水浇头式的棒喝效果。

不简单啊！苑茵这个人。

舒乙

2005.11.14.



目　录

苑茵这个人（代序）　舒乙／1

第一部

巧点鸳鸯谱　／1
特殊的婚礼　／7
婚后的生活　／10
回到重庆上班　／15
重返柏溪　／19
地主婆得子　／32
地主婆逃走了　／36

第二部

三口之家　／39
一顿不愉快的晚餐　／44
和道兹会面　／48
我们捡到一个孤儿　／51
我的朋友——友谊长青　／54
移居重庆　／60
丈夫的海外来信　／66
韭儿的离开　／72



善良的刘姑妈 /75
重庆大隧道惨案 /83

第三部

丈夫的军旅生活 /89
到中央信托局工作 /92
痛失二宝 /98
生存斗争 /102
久别的故乡沈阳 /115
平津解放 /123

第四部



夫妻重逢 /130
开始新的工作 /141
第三次爱情的结晶 /146
住房的困扰 /151
情爱的浪花 /154
惊险的土改历程 /157
我想工作 /163
离开辅仁大学 /166
迁入新居 /169
扩大了的家庭 /172
外交小院 /179

第五部

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185
抄家 /197
老舍之死 /203

我所认识的胡风夫人——梅志 /208
臭妖婆和狗崽子的遭遇 /211
一场批斗“狗崽子”的大会 /222
姐姐家被抄 /225
下乡秋收 /228
红都女王 /232

第六部

翻译毛主席诗词 /236
周总理对毛诗的关注 /269
周总理与世长辞 /271
开始新生活 /278
出境访问 /280
瑞典议员夫人的来访 /285
孩子们的变化 /289
玫瑰花开 /294
君健的朋友后来也都成了我的朋友 /299
叶君健和韩素音的友情 /301
相会在开罗 /304
韩素音和我家的关系 /306
与张宗植先生的友谊 /308
李凡回中国 /315
意外的外宾 /321
访问欧洲 /325

第七部

访问丹麦皇宫 /334
漂浮的感情 /337



访问二战期间的丹麦将军 /342
访问丹麦报纸专栏作家汉斯 /351

第八部

访问安徒生出生地奥登赛 /355
从丹麦去伦敦 /362
再赴欧洲 /365
回访剑桥 /370

第九部

访问芭芭拉 /387
访问丘吉尔首相故居 /393
最后的告别 /396
到澳洲讲学 /398
爱能延续生命 /401
最后的一次欢聚 /413
病后余生 /415
老伴离去 /420
夜半电话 /427

后记 苑茵/429



第一部

巧点鸳鸯谱

1942年，我从由上海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毕业。在校期间，教我法文的导师马宗融先生对我关怀备至，除了我的学习外，还像家长那样，关心我的思想、行为、前途，甚至婚姻。

毕业前的一天，我到马先生家去拜访。他像慈父一样询问我毕业后对工作和婚姻的打算，提示我应该将这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他说："你在这里，虽然学校里存在着进步学生与国民党右派学生之间的斗争，但大家毕竟还都是学生，而且还有老师们的保护。但是，当你们毕业后就大不一样了。重庆这地方是口大染缸，五花八门的问题，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些所谓的抗战官员，实际上是些贪官污吏，在大后方丢掉原配夫人，讨年轻的小老婆，建立起所谓的'抗战夫妻'。在我们复旦，有两千名学生，其中仅有二百多名女生，据我了解，有些官员们早已盯上了她们。几年来我作为你的导师，对你的思想和性格很了解，所以我对你毕业后离开学校很不放心呐！"

导师的一席话，令我心中一阵感动！我思考了一会儿，便对老师说："您这几年对我的教导和鼓励，就像我的亲生父亲那样！您以微薄的工资，养活师母和弟弟妹妹两个孩子，负担已经很重了，而每次打牙祭时都要把我叫来，改善一下伙食。我在学校食堂吃的是发霉的米饭和没有油星儿的清汤寡水，您看到我瘦弱得像根

竹竿，就时常叫小弥妹妹拉我来吃点带油星的饭食，真是恩师如父母啊！有您这样的导师，实在是我这样一个无家可依的流亡学生不幸中的大幸！

“虽然我即将离开学校，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您这一家人，特别是妹妹和小弟，我常常在下课之后和他们到山坡的竹林中散步，一起聆听鸟儿们的歌唱，看见他们在林中的嬉戏逗闹，使远离家乡的我也感到享受到了家庭的天伦之乐。”

我转而又悲伤地说道：“人生如过客，处于国难家仇之时，要离开这座山城，我一个弱女子，真不知今后该怎么办，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时师母爱怜地拍着我的肩头说：“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为此，马先生可要包办你的婚姻大事了，为你介绍一位男朋友，使你有个依托。”



我望着眼前的这两位慈祥的、有着一把年龄的师长，顿时感到脸颊在发烧，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马先生嘴里叼着烟斗，笑眯眯地向我点头说：“对头，师母说得一点儿不错，我要为你找个称心如意的老公。”

我低下涨得绯红的脸，细声问道：“那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马先生反问我：“你想找什么地方的人？”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两个地方的人我不想要，一个是湖北人，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们东北人爽直，怕斗不过他们；另外一个就是四川人，他们太矮小，而我却人高马大的，怕看上去不协调。”

导师笑着说：“我就是四川人，不是长得又高又粗的嘛！怎么可以下这样的结论。”

我感到失口了，就瞎扯道：“老师您别生气，您不是留学法国的吗，也许是因为您走南闯北，吃面包，喝洋水，所以体形也就变

大了。”

师母在一旁大笑说：“你这个小鬼就是头脑灵，嘴巴巧，所以马先生特别喜欢你。”

那天的这个话题也就到此而终，没有什么结果。

叶君健那时是中央大学教英语的年轻教授，同时还兼重庆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英文课。因此，他每个周六和周日都要来复旦大学上课。常常是在课后顺便来马先生家拜望。

他俩一位教法文，一位教英文，又都喜好文学，特别是马先生的原配夫人是一位文学家，名叫罗淑，叶君健对她很尊敬。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马先生觉得叶先生少年英俊，作风稳重，思想进步，二人交往很是投合。

后来马先生又了解到，叶君健虽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仍然未婚。他便与师母商量，觉得叶君健最合适介绍给自己喜爱的学生苑茵。当然，作为老师和同事，他们又不便包办婚姻，总要先征求一下双方的意见为好。于是，这天当叶又来到他家时，马先生就试探性地问他：“你至今还未解决婚姻大事，是不是你的条件太高喽？”

叶君健说：“我的条件并不高呀，一是要有共同语言，思想上谈得来；二是因为我个子偏高，所以也希望她能高一些；三是不要东北女子，她们虽然家乡沦陷，应该给予同情，但她们直爽外向，而我却是个内向的人，怕性格合不来。”

听罢此话，马先生心中一惊！暗中思忖：三个条件，前两个对头，后一个是他不要东北女子，而她却是不要湖北男子，怎么会这么不巧！他正是个湖北人，而苑茵又恰是东北人，难道是我乱点了鸳鸯谱？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斗，又说：“你那三个条件，前两个我保证满足；可那第三个，却实在叫我犯难，我要给你介绍的她恰恰就是个东北人啊。不过也许还可以补救，她长得可是非常漂亮噢，我想



你见到她，就会放弃那第三个条件了。”

叶君健沉默不语，似乎有所考虑。

叶君健来到我们学校教书的那年暑假，由于皖南事变，学校内的党派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有的地下党的同学被捕，有的离开学校转到延安。许多单线联系也中断了。放假期间，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我不敢独自留在学校，便伙同一直关心我的女生指导黄若瑛住到了重庆的嘉陵江宾馆。

在嘉陵江宾馆小住期间，我们认识了一位新西兰记者，他叫贝特兰，长得英俊潇洒，性格活泼开朗。我们常在宾馆的会客室相遇，逐渐熟悉了，他对我表示出些许好感，由于我决心不嫁外国人，所以彼此间的关系没有发展下去。



有一天，贝特兰请客，邀请我参加。在那次的来宾中，有艾泼斯坦、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还有一位就是叶君健。

不久，我收到了叶君健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那天他很高兴在贝特兰的宴请上认识了我，还说我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而我在那天由于生疏和腼腆，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人产生过什么特别的印象，同样，叶的形象也没有留在我的脑海中，于是，我不以为然，也就没有给他回信。但是没想到以后他到了复旦教书。

有一天，当叶先生下课来到马先生家时，马先生就叫小弥拉我到他们家去玩。我和我最要好的同学刘定高高兴兴地来到马先生家。当我走进书房，看见叶君健也在那里时，心中顿时闪起一个想法：马先生给我介绍的人可能就是他！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很不自然，只是静静地坐在靠墙角的椅子上，听别人讲话。

我的导师却喋喋不休地谈起他和原配夫人罗淑在法国留学时的恋爱故事。他现在的夫人是罗淑的好朋友，叫王淑云，为人善良，性情温柔。罗淑在生第二个孩子少弥时难产，王淑云就在床前料理。夫人临终前对马先生说：“我走后淑云就是我的接班人，你

不能再找别人，就算是我为你包办的婚姻吧。”

说完这段往事，马先生满意地笑了起来。他和王师母结婚后一直没生小孩，她对小弥和少弥如同己出，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她是他们的继母。

以后叶君健每次来上完课，都要到马先生的书房聊天，小弥也会拉我去那里和他相会。我们的感情渐渐生根发芽，以至难以分离。

一天，我下课走出教室，叶君健也刚教完课经过我们的门口，正是要吃午饭的时间。他提议请我去吃午饭。

然后他把我带到学校门口的一个小饭馆，在面馆里的大都是抬滑竿的苦力在吃最便宜的担担面。他要了两小碗担担面和两小盘花生米，一人一份，就成了他请我的全部饭食。

我一方面不习惯吃太辣的东西，一方面对他的这种“请女朋友吃饭的方式”感到稀奇，默默地看着他到底怎么表演下去。

他几口就把他那碗担担面吃得精光，辣得满头大汗，又一下子吃完了自己盘里的花生米。这才抬起头来看着我问：“你怎么不吃啊？”

“我对这么辣的担担面没有胃口，加上国破家亡，流落他乡，没有心情！”

“现在国难当头，一切都困难，我们不要浪费。你不吃，我就帮你吃了吧。”说完他把我那份担担面和花生米也拿过去，津津有味地一扫而光。

我立刻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经有多少达官贵人家庭的子弟追求过我，在我面前极力表现他们的大方阔绰，以讨取我的欢心，反而使我对他们更加厌恶。而眼前的这位年轻的穷教授，却令我刮目相看，立时觉得与他的思想志趣十分相投，这样的人才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和抗日救国的希望。

从此我们的言谈更加投机，思想观点益发接近——他夺走了



我的芳心。

1942 年 5 月 5 日是复旦大学的校庆日，那天上午师母买了橘子、花生和米花糖，邀请我和一些同学以及两位法律系的教授潘振亚和张志让，一起到他家做客。

导师家的走廊上已经摆好两张方桌。待大家坐定后，他们把君健和我按坐在长凳子的一头，中间还夹着小弟少弥，马先生和师母坐在另一头。

马先生笑眯眯地叼着烟斗说："我的学生苑茵即将毕业，我怕她走上社会后会被一些不法之徒拐骗走了，所以我特地为她找到一位理想郎君，就是这位温文尔雅的书生叶君健先生。"

大家听了马先生的介绍后，都兴高采烈地拍手说："一对郎才女貌！真是天仙配呀！您马先生正是伯乐慧眼识人啊！"



马师母接着说："老马一见到叶先生就想把他介绍给苑茵，今天算是给他俩订婚了。"

话音刚落，只听到"哇"的一声大哭，大家一时都愣住了。

只见坐在我们中间的小弟少弥用力推开君健，两只白嫩的小手在他脸上立刻抓出了两道红印子，委屈地说："苑茵是我的 DARLING(英语：亲爱的)，我要娶她！不能给这个男人呀，爸爸，坚决不行！"

师母赶紧过来把他抱走了。一边走还一边说："你还太小了，苑茵等不了。他们将来生个女孩，一定也很漂亮，让他们的女儿和你好，行吗？"

"那不行，"小弟大声说，"我要把苑茵放在冰箱里冷冻起来二十年，让她等着我。"

这场闹剧，成为那次我们订婚的一段难忘的插曲。如今我已是八十五岁的老太婆了，而小弟少弥也有六十多岁了。